

试论中国的文化语言学的主体性问题  
الإشكاليات الأساسية في علم اللغة الثقافي بالصين

穆赫辛·法尔加尼

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

أ.د/ محسن سيد فرجاني

مدرس بقس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كلية الآلسن - جامعة عين شمس



## The main problematic issues of chinese cultural linguistics

### Abstract:

Starting from a new trend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bout building a field of study, linking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main themes of Linguistics, on the basis of contributions afforded by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language and its culture, in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main themes of this newly established "science" or, at least, the newly formed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towards that kind of knowledge. In the course of discussing I focused mainly on finding a theoretical frame linking the given definition of that field of study, from chinese perspective, so, it seemed reasonable to use the pragmatic metho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which seek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defining the main ideas in theoretical studi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is newly formed chinese study, judging by its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lements and its long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studies could offer a logic understanding for its emphasis on creating its own definition for "chinese cultural linguistics".

### الإشكاليات الأساسية في علم اللغة الثقافي بالصين

#### ملخص البحث

"البحث يؤسس فرضية في تأصيل اتجاه علمي نحو بناء قاعدة معرفية لـ 'علم اللغة الثقافي، في الصين'، وفي المعالجة فهو يناقش الإشكاليات الرئيسية لهذا المدخل العلمي الحديث نسبياً، في الصين، ويستفيد من العلوم البيئية ذات الصلة؛ في محاولة لتفهم خصائص علم اللغة الثقافي، في جملة خصائصه الصينية، وهي الخصائص التي تشترك عناصرها اللغوية بالمحددات الثقافية الصينية، على النحو الذي يمكن فهمها به في دراسات البيئة الثقافية وعلم الاجتماع وعلم الحضارة الصينية، وذلك باستخدام المنهج الوصفي في رصد الإشكاليات الأساسية للبحث، متناولاً أهم العناصر اللغوية والثقافية التي يمكن أن تشكل تعريفاً واضحاً لـ 'علم اللغة الثقافي، في الصين'. وفي النتائج فهناك اجتهاد نحو بناء مفهوم متماسك لجملة الخصائص الثقافية التي يمكن أن تشكل مع البناء الأساسي لعلم اللغة إطاراً تعريفاً لـ علم اللغة الثقافي في الصين.

## 试论中国的文化语言学的主体性问题

关键词：音韵学、文字学、和训诂学；文化学；交叉研究；语言学

人类大约已经有三百万年的历史，而有声语言到晚期智4时期才得以产生。语言产生之前，人们的交际工具是手势、动作、表情和一些比动物复杂的叫声。语言就是从原始的叫 声发展而来的。自从有了语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作为千变万化的印象的洪流，就借助于铭刻在我们意识中的语言体系而组织起来了。

语言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最准确的标志之一，也是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的界碑。没有语 言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文明。文化世界是通过语言强制性地“遗传”给后代的。语言不仅把文化特有的世界传给后代，而且，还把前辈人观察世界的方法、角度以及思维 的工具传给后代，从而影响到后代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思维。语言在文化世界传承中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语言文字的分化融合同时 也反映着文化及其发展。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把 文化世界称为语言世界。

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文化涵义以及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科学。“从语言是文化的一个要素的角度看，文化与语言具有包容关系；从语言能表现文化内容的角度来看，语言与文化之间具有形和内容关系。”<sup>1</sup>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因此文化语言学。同语言学和文化学都有关系，是语言学和文化学的交叉学科，它不仅研究民族语言的文化 涵义，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而且还研究民族之间语言式化的接触和融合，研究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一般关系。“文化语言学”这个名目是中国学者于1985年正式提出的，自此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高校开设文化语言学课程，并且召开过一些研讨会，并有与之有关的论文和论著问世。（\*）

### 一. 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1.语言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属性,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即探求语言与文化之间,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与亚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

2.语言对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语言对文化的形成、传播、发展、变迁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以及语言影响文化的方式和特点。

3.怎样通过语言来研究文化,例如:语言为何是文化的记录符号;语言记录文化的方式和特点如何;怎么样通过语言来揭示它所记录的文化。

4.文化对语言的影响。研究文化对语言系统和语言观念的影响;文化对语言的产生、发展和接触、融合的影响;文化对于社会语言政策的影响。

5.怎样通过文化来研究语言,这方面主要研究如何从文化的角度对语言现象进行解释;语言具有什么样的文化性质等。

### 二.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在《文化科学》一书中指出:“所有的文化都基本上依赖符号,尤其是以发音清晰的语言而产生并永存”,因此文化是依靠超体制语境的符号表达出来的事物和时间。语言以最典型的形式在自身中表现了文化活动,是文化的表达符号。

语言: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书面语言的物质载体——文字等。广义语言包括了人类用于交际的所有手段,可以说包括人类使用的一切符号。

文化: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层次。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或曰潜在文化。制度文化系指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诸如饮食习惯、建筑工艺、卫生管理、娱乐方式等生活制度,婚姻形式、亲属关系、家庭财产分

配等家庭制度，劳动管理、艺术生产、教育、道德、风俗、宗教、礼仪、法律、政治等社会制度，以及有关这些社会制度的各种理论体系，（\*）心理文化包括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等，比之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心理文化处于更深层次上。

如果进一步把文化看作是立体的系统，看作是人类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类活动创造而经社会认知的全部产物的系统，并进而揭示其结构层次，具体的考察它的表层——物质层次，亦即人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分析它的中层——风俗制度层次，即人改造社会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探讨它的里层——心理层次，亦即人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那么我们会发现，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在语言这具多棱镜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显现出自己的构造。

语言棱镜中的**文化物质层次**：文化的物质层次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它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文化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文化物质层次具有获取功能与创造功能。在文化系统内部与其他文化层次的关系中，它发挥着能量输出的作用。因此，文化物质层次是文化系统不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从此，中国初民**开创了**能动地改造大自然，使之为自己服务的伟大历程。农业的产生，又使劳动得以分工，从而为科学和艺术放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如果恩格斯所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那么，在中国，农业生产活动是行成古代文化及其鲜明特征的**关键性因素**。”<sup>2</sup>

语言棱镜中的**文化制度层次**：在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人类总是根据自己的认识、需要和兴趣将现实物理世界加以分类，并赋予意义，给以名称，以便超越现实的物理世界，摆脱现实的时空限制，交流经验，积累经验，认识和把握新的事物，进而建构起比现实物理世界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于是，人类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以符号为表现形式的文化

世界之中。各种符号，特别是语言的词汇系统，正是显示世界和人生经验的分类的标志，是文化世界的构架和组成部分，用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话来说，“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因此，语言，主要是它的词汇，是人类编织文化世界，包括其物质层次的丝线；从语言棱镜，主要是它的词汇系统中，可以观察到文化物质层次的种种景象，“语言是现今仍然活着的古代遗物”（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研究语言应该是研究各期各地物质文化的一些残存遗产的基本补充工作。研究语言并研究物质文化残迹，再加上目前存在的原始民族来作证，就能提供古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图景。

人与人的关系体现在交际之中。交际是人类最古老的活动之一，是社会关系得以构成的必要条件，是形成人的社会性即人的本质属性的基本前提。正是在逐步发展的交际活动中，人类不断地总结经验，积累经验，实行各种社会分工，扮演各自的社会角色，并进而组织起最复杂的共同体——社会，建立起一套具有规范性或强制性的较为稳定的社会文化惯例——风俗和习惯。

文化的制度层次，即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制度、风俗、以及相关的理论、规范等，它所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制度层次的主要功能是对文化系统内部各部分进行协调，因此是文化系统不断发展的关键要素。例如，词汇系统显示出的婚姻形式；词汇系统标识的社会组织；等等。

语言棱镜中的文化心理层次：文化的心理层次是人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等。它所反映的是人与自身的关系。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心理层次维持着系统内外信息能量的输入和转换，具有认知与价值定向的功能。因此对文化系统的不断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符号本身就是人改造主观世界的产物之一，处于文化的心理层次。但从人创造并发展文化的过程来看，语言符号又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起着双重的作用。从客体方面

看，它使一定事物以符号的形式进入主体的文化世界之中，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使客体的信息作为一定的符号的意义而转化为主体的心理状态；从主体方面看，它使主体通过一定的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去观念地掌握外在客体信息与主体心理之间的相互转化、变换，充当着主体观念地把握客体的中介。因此，“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最好的窗口”。这突出地表现在人类的命名活动中，体现在语言的词源结构中。通过对一种民族语言的词源结构的考察，人们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该民族的文化等诸多侧面，特别是处于文化结构深层的文化心理，了解古代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系统、伦理观念等等。

### 三. 中国的文化语言学

**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是语言学研究特别中国语言学的一个传统。**生活在北温带广袤肥沃的东亚大陆上的汉族，享受大自然的偏爱，较少受到来自大自然的恐惧、紧张，敌视大自然的情绪较少，这种宽松、融洽的氛围铸就了汉族“天人合一”的朴素整体观，没有人与自然的明显对立。这种心态相对发展了知性的、悟性的辩证思维方式，注重从整体上、对立统一的关系中把握认知对象的实质。特别是汉语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半封闭的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农业型自然经济、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产生了极富民族色彩的汉文化心理，如朴素的主客一体的整体观念、过程观念、注重直觉体验感悟的辩证思维方式、强烈浓郁的伦理意识、无神和入世实用的人生观等等。这些汉文化心理特征深刻地影响了汉语语法系统，例如，以神驭形、尚意合，略形式变化，以语序和虚词为主要语法手段等特色就是建立在这种元初文化心态上的。举例来说，汉民族文化对于汉语词汇的发展，汉语词义的演变、汉字的创造和使用等等的影 响。汉语语法重“意”不重“形”，形式上框架简明，没有繁多的标记；表意上灵活多样，隐性语法关系十分丰富。理解汉语，特别是阅读汉语古籍，最主要的障碍不是语法。因而，中国古代率先出现的语言学著作是讲词义、讲文字、讲语音的《尔雅》、《说文解字》、《广韵》等等，而非语法学专著。



汉字对汉民族心理结构的凝结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汉字诱发联想活动、唤起传统意识 从而对人潜移默化的功能，在漫长的历史中得到不断地强化和发展。和古苏美尔字、古埃及字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一样，古汉字主要是由图画演变而来的、以象形字为基础逐步 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体系。纵观这些古文字体系中的表意字，可以发现它们记录语言中的 词大致有三种方式：

一是象物方式，如古埃及文章中的“口”、“房”等字，古汉字中的“人”、“目”等。

二是象事方式，如古埃及文字中的“作战”即以字素“盾”、“矛”和“双手”的组合，来表现作战这一行动的方式；古汉字中“牧”即从字素“牛”和“犬”的意义关联和组合 形象上，表现“放牧”这一行动。

三是象意方式，如“黑暗”，古埃及文字即以字素“夜幕”和“星”的组合形象来表现，古汉字中的“媚”即以字素“女”和“眉”的组合形象来表现。

认真分析起来，这些表意字所表达出来的意义，一层是表达一般的概念意义，即词的 指称意义，一层是蕴涵其中的先民关于词所指称的事物的认识、评价以及由此引起的联想，亦即先民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心理。例如“畏”，首先表达了词的指称意义，感到害怕的心理状态；其次，该字的甲骨文形体“从鬼手持棍”，在先民看来，“鬼而持棍，可畏孰甚”，很明显，“畏”的形体结构中蕴涵着先民关于“鬼”的观念。

黑格尔曾经不无感慨的说过，“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接连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 不及！”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迁移十分频繁，民族杂居现象极为普遍，因此，不少民族的语言都在汉语中留下了印记，因而在研究人口的迁移、民族的起源 和发展等问题上都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参见周振鹤和游汝杰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关于文字使语言获得书面语的存在形式这一重要的社会作用，我们可以间接地从过去汉族 学子认为“汉字神

圣，一点一画无非地义天经，圣贤遗意”，因而时时以“敬惜字纸”相劝戒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中得到印证。

中国汉代的文字学家认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文字的重要社会作用首先表现在它突破了语言在时间上的局限，使语言得以长久保存，因而也就使社会群体的记忆飞跃性地增长，使异代人们之间的交际成为可能。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古苏美尔字、古埃及字、古汉字这类最古老的文字系统中的表意字的形体结构，并进而根据表意字的性质探求其中所蕴含的先民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心理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古文字在上古时代的重要社会作用还表现在，它以形表意，传达出丰富的深层的文化讯息，给人以直观刺激，因而在记录语言的同时又常常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引导读者回顾时代的文化景观，诱发读者有关文化的种种联想，唤起读者刚刚形成的传统意识，从而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为传递文化、创造文化增加一些推动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古人常常在谈话中或文章中借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来传递、领会或说明积淀在字形中的生活经验、人生哲理和文化心态。除此之外，也有些看法把汉字的“图画性”看成“‘图腾性’ (Totem) 或跟图腾有密切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把自己的独特文字符号作为‘自我认同’和‘自我肯定’的标记，把它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sup>3</sup>

俭朴实用的人生观，协同汉语重意合的特点，形成了汉语简约性的特色。汉语所要求的是在关系中把握事理的实质（而非形式上的东西），注意意义的关联，从哲学的阴阳、虚实、动静、五行等辩证范畴，到人世道德、伦常宗亲，无一不在。它不追求形式的完备，“辞达而已”，大量简省。主宾词可省，修饰语中心词可省，词的一部分可省，谓语动词亦可省。印欧语必须出现的成分，汉语则不一定出现，甚至一定不能在现。例如：他碰破了（他的）头，摔伤了（他的）腿。词语位置更是灵活多变，同一语义成分往往可以占据不同的句法位置，如：物价必须稳定——必须稳定物价。

与印欧语等形态丰富的语言相比，汉语词、短语和句子的构成不注重形式上的标志，而依靠构成成分之间的意义关系。在构词上，不象印欧语系有丰富的派生词（词根+词缀），有大量的词缀（词头，词尾等），汉语的合成词则以复合（词根+词根）为主。汉语的词类也不象印欧那样有明确的词类标志，有丰富的构形法。与古汉语相比，现代汉语虽然多了一些构词形式，但既缺乏普遍性，又缺乏强制性，在很多情况下竟是可有可无的（例如名词表复数不如“们”标示，动词、形容词经常不用词态助词表时态等）。汉语的句法关系主要靠词序和寓意关系来表达。各种句法结构因为缺乏形式标志往往界限模糊不清，歧义结构特别多。这些特点都是汉民族悟性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不同于科学理性的抽象思维，它依靠直觉上的联想、类比，是一种经验理性思维形式。汉人实用人生观、“万物皆备于我”的认知态度，又为悟性思维以意逆万物提供了条件。汉语语法意合性就是以意逆语法形式，同时限制语法习惯而相对放立发展的结果。因此，理解汉语要通过语境去分析揣摩，即通常所谓“读书百遍，其意自见”。

汉文化对汉语法研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意义的突出，结构形式的隐蔽，使人们没能对汉语句子做形式上的研究，而高度发展了训诂学。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是在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文化交流中产生的。人们在学习借鉴西方语法学概念、术语、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接受了科学方法，但由于汉文化传统的熏陶、影响，人们对汉语语法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引起了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抵牾。随着语法研究的发展，有些语法研究者对引进的方法进行了消化、改良，力图适应汉语语法的特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 四. 中国的文化语言学研究特点

1. 注重历史文献。中国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与国外有相当大的区别。历代学者几乎都囿于典籍、简册、甲金，近代才稍近坊肆、唇舌。注重历史文献是中国的语言文化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历史上关涉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大都是向后看的；同一时代

的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只有少数文学家触及。而国外研究关注的是社会现实，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社会现状。

2. 限于国内材料。中国文化遗产的丰富加之封建制度下的闭关锁国及落后经济的束缚，使得国内的研究者甘于钩陈提要，钻故纸堆。这样往往只能看到汉语言与汉文化关系表现出的个性，看不到人类语言与人类文化关系表现出来的共性。幸而这种情况近年有所改变。

3. 受记录汉语的汉字影响极大。汉字多数能以形单独表意，而汉字既是汉文化的载体，又是汉文化的组成部分。谈汉语与汉文化关系，自始至终就离不开汉字。（★）

4. 注重和人文科学结合。历代学者关于语言文字的研究，都富有人文性。受其影响，历史上乃至近年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多是结合某一门或几门人文学科进行的，如历史学、经学、文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等。而国外研究者重视的是与统计学、地理学、声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的结合，偏重于理性的自然科学。

从研究目的看，中国国内学者的研究求实用，是为鉴古知今，通经致用；没有进有较高层次的概括，较少理论建树。中国历史丰关涉语言与文化关单的研究成果并不少，但直接从语言与文化关系这一目标立论的，还乃是“五四“以来的事。即令如此、中国的文化语言学，在世界上仍处于领先地位，令中国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瞩目。

## 结语

中国文化语言学所围绕的是汉民族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但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文化”是指语言文字以外的广义上的文化。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密切的。语言反映人类的文化和社会的特征，某一种社会的特征经常是以词汇语句来体现的。同样，某一种词汇语句的应用和普及也算是反映文化和社会特征。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开创于中国的一门学科，名为“文化语言学”，此门学科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它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激烈的讨论，但在中国以外，影响不太明显。笔者认为，自己和所有的研究中国语言 and 文化的阿拉伯学者如果要对中国的语文和文化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就必须关注“中国文化语言学”这一门新创开的学科，以便能为将来的阿拉伯学者构建一种对“中国文话语言学”解释力更强的科学论述。

## 参考文献

- [1] Qizhi, Zha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Froeign language press, 2004.
- [2] Hall, Edward T.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An Anchor Press, 1976.
- [3] 王克非. 翻译文化史论.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1997.
- [4] 张德鑫. 中外语言文化漫议.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1996.
- [5] 涂元济. 中国民间文化的特殊思维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1996.
- [6] 王宁. "文化研究" 在西方.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1996.
- [7] 程裕祯. 中国文化要略.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8] 邢福义. 文化语言学. 湖北: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1.
- [9] 高永晨. 悉心建构语言与文化学科体系的创新之作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外语研究, 2005.

[10] 关于文化的定义,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6229022.html>)

[11] 伍铁平. 语言和文化评论集.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1997.

[12] 朱增朴. 文化传播论.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

[13] 周有光. 汉字和文化问题.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

<sup>1</sup> 伍铁平: 《语言和文化评论集》,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 第49-50页。

\*

除了中国学者之外, 外国的不少研究者还提出了有关这方面的看法, 如“山下光彦”所述的: “文化语言学”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产生的, 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历史, 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十分激烈的讨论。但在国外, 影响似乎还不太明显。”见 Yamashita Terukiko, “中国文化语言学初探”, *Journal Article (The geibun-kenkyu: Journal of arts and letters)*, Vol. 87, (2004.12) p.352 (15) – 366 (1)

\* 文化定义现象主要体现在对于文化定义的众多观点上。目前, 学术界公认的意见认为, 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 E·B·泰勒, 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泰勒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经典性的, 他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说: “文化或文明, 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 是一复合整体, 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显然, 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 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从此, 泰勒的文化定义成为文化定义现象的起源, 后人对这个定义褒贬不一, 同时亦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关于什么是文化? 到目前为止竟然已经多达 200 多种的定义。文化定义本身成为一个有趣的、争论不休的学术现象。

<sup>2</sup> 邢福义: 《文化语言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 第80页。

\*

近些年来, 中国有些研究具有文化研究的性质, 却不能称之为“汉字文化学”, 应属于汉字学的范围; 至于“文化语言学”(或称“语言文化学”), 它是由语言学分出来的边缘学科, 研究的重点只是语言跟文化的关系, 也还不是汉字文化学。见: 周有光: 《汉字和文化问题》, 辽宁出版社2000年, 第5页。

<sup>3</sup> 周有光: 《汉字和文化问题》,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 第254页。

★

汉字的表达方法, 从象形(表形)到会意(表伊)到假借(表音)逐步前进。指事和转注也是表意。甲金文字中有较多可以望文生义的象形字。现代汉字十分之九以上是形声字, 从整体来看, 汉字是一种表意和表音的“表音文字”。